

# 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英语专业学习者 虚化动词发展研究

——以 make 为例

梁桃英<sup>1</sup>, 李文岩<sup>2</sup>

(1.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2. 首都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 参照词汇深度知识的分类、发展框架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念与工作程序, 从使用频率、类联接、搭配、近义词网络拓展等四个维度, 分别对大学英语专业不同年级学习者使用虚化动词 make 的发展轨迹进行考察。研究表明: make 内部四个不同维度及同一维度下各方面有各自的变异轨迹, 呈现出非线性、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动态系统理论; 虚化动词; 类联接; 搭配; 近义词; make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19) 01 - 0125 - 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1.021

## A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Make” among English Major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LIANG Taoying<sup>1</sup>, LI Wenyan<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China 365004;

2. School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48)

**Abstract:** Based on Dynamic System Theory, in reference to the in - depth vocabulary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together with the co - selection theory and procedures in corpus linguistics, the study is carried out among the college English major learners in different grades to research the variation and development route of “make”. It is examin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he frequency, the colligation, the collocation as well as the synonyms. It is found that the four dimensions and different aspects in one same dimension possess their own variation patterns, following a non - linear and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route.

**Key words:** Dynamic Systems Theory; delexical verbs; colligation; collocation; synonyms; make

词汇虚化(亦称为“非词语化”),作为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现象,在英语中也广泛地存在着,虚化动词即为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类。<sup>[1]</sup>真实语言中的英语虚化动词,因其意义上的广泛性、使用上的复杂多样性以及对于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而成为不少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一项内容。

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英语学习者的虚化动词搭配进行了研究。张淑静(2002)考察了中国英语专业学习者 make 在频率和搭配上的使用特点<sup>[2]</sup>;邓耀臣、肖德法(2005)以中国大学非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学习者为考察对象,对中介语中 do, get, give, make, have, take 等6个虚化动

收稿日期: 2018 - 07 - 24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中国英语学习者虚化动词发展研究”(FJ2016C158)。

作者简介: 梁桃英(1982—),女,福建长汀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二语习得、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李文岩(1966—),女,吉林松原乾安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词搭的配型式特征及其变异规律作了分析和讨论<sup>[3]</sup>；缪海燕、孙蓝（2005）从动词搭配的组块效应角度考察了中国非英语专业学习者虚化动词 do, make, take 的使用情况<sup>[4]</sup>；桂诗春（2007）引入不确定性判断理论，对学习者在 do, make, have, get, take, give 等虚化动词上的使用策略进行了探讨<sup>[5]</sup>；张莎（2011）以系统功能语法的二维及物模式为框架，考察了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学习者 make, find 的经验类型、类联接和搭配<sup>[6]</sup>；刘国兵（2011）对中国英语专业高年级学习者 take 的词汇型式作了梳理和分析<sup>[7]</sup>；唐洁仪、何安平（2015）则从语法和语义两个维度分析了 2011 年至 2014 年广东英语高考作文 make 的使用特点<sup>[8]</sup>；胡开宝、刘静（2016）则分析了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虚化动词 make 的应用情况<sup>[9]</sup>。由此可见，已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某一特定阶段学习者虚化动词的搭配特征，较少对不同阶段的英语学习者虚化动词的变异性本身和发展轨迹进行动态的、系统的研究，因此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

## 一、研究设计

本文尝试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虚化动词的变异特征和发展轨迹。20 世纪末开始应用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动态系统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内部由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其发展是多重资源（包括认知资源、心理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等）在多层次、多维度上不断互动的非线性过程。而且由于系统的有限资源并非平均分配给各子系统，故子系统发展也并不均衡。<sup>[10]</sup>

### （一）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理论视角，本文借鉴何安平（2015）的研究范式，即运用词汇深度知识的分类与发展框架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词汇共选理念与工作程序，

探讨大学英语专业学习者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四个年级中虚化动词 make 的发展轨迹，揭示其间的变异性、复杂性<sup>[11]</sup>。具体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make 的使用频率具有哪些变异性特征；
2. make 在类联接方面呈现出的特点与发展轨迹；
3. make 在搭配方面呈现出的特点与发展轨迹；
4. make 在近义词方面呈现出的特点与发展轨迹。

### （二）语料、工具及分析步骤

本研究选取中国学生口语语料库 2.0 中的英语口语语料库（WECCL2.0）。<sup>[12]</sup>

运用 Sub - corpus Generator 生成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等四个子库。

运用 AntConc3.4.4.0 抽取每个子语料库中包含 make 及其所有曲折变化形式的检索行。然后，对这些索引行进行定性分析，排除无法判断其语义类别、使用错误或如 man - made, decision - making 等 make 作为复合词构成部分的索引行；接着手动标注出其余每行 make 所属类联结类别、搭配词及所属义项类别。最后，在 Excel 表格中进行汇总和计算。

## 二、研究结果

### （一）make 使用频率的变异性特征

对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以下简称 G1）、二年级（以下简称 G2）、三年级（以下简称 G3）、四年级（以下简称 G4）等学习者所使用的 make 及曲折变化形式的实际频数进行统计。鉴于各个阶段语料库大小不一，故采用标准频数进行对比。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make 使用频数

语料	G1	G2	G3	G4
总频数	277 860	543 806	268 032	41 967
make 频数	1 261	2 319	925	130
标准化频数/10000	45.38	42.64	34.51	30.98

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 make 使用频率的变化趋势, 用 excel 绘制了相应的曲线图, 见图 1。

从表 1 和图 1 可以清楚地看出 make 使用频率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为进一步了解这一下降趋势在相邻年级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 用卡方检验进行检测, 结果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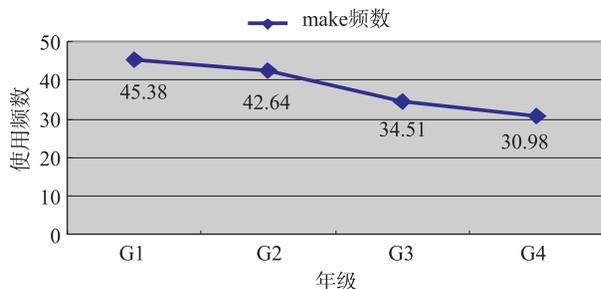


图1 make使用频数趋势

表2 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G1 ~ G2	G2 ~ G3	G3 ~ G4
卡方检验 p 值	0.0770	0.0000	0.2666

表 2 数据显示, 从大二至大三, make 使用频率明显降低, 而大一到大二、大三到大的变化并不显著。有研究者发现, 中国学习者有过度使用 make, do, learn 等高频动词的倾向<sup>[13]</sup>。本研究则表明: 从大二到大的学习者避免使用 make 等常用词, 因此, 过度使用高频动词的倾向有逐渐改善

的趋势, 但这一变化特征在其他相邻年级之间并不显著。

## (二) make 类联接的发展特点

关于 make 类联接的发展特点, 拟从各个类联接所占比例、高频类联接使用趋势、低频类联接使用趋势以及类联接复杂度等几个维度对此加以考察。

Thornbury (2004) 基于亿万词次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 将 make 的类联接归纳为以下六类:<sup>[14]</sup>

第 1 类: make + NP (to talk about producing or performing sth);

第 2 类: NP + is/was, etc. + made + of/from/out of (To talk about how things are manufactured);

第 3 类: make + NP + NP (to talk about producing or performing sth for sb);

第 4 类: make + NP + ADJ/NP (to talk about causing things to be or happen);

第 5 类: make + NP + bare infinitive (to talk about causing or forcing sb or sth to do sth);

第 6 类: is/was + made + to infinitive (to talk about being forced to do sth)。

这里采用 Thornbury 的分类方式, 将 make 及其屈折形式的有效索引行进行分类, 具体数据见表 3。

表3 make 的类联接占比

语料	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第 4 类	第 5 类	第 6 类
G1	43.08	2.09	0.17	33.59	21.06	0.00
G2	50.12	2.61	0.43	27.86	18.79	0.19
G3	48.76	1.53	0.35	32.94	16.17	0.24
G4	59.82	1.15	0.85	22.22	8.55	0.00

从表 3 得知, 各个年级学习者对 make 的类联接使用均不均衡, 主要集中于三种高频类联接: 一是上文所列的第 1 类 make + NP, 即表示“制造……”“实施……”; 二是上文所列第 4 类 make + NP + ADJ/NP, 即表示“使……怎么样”; 三是上文所列第 5 类 make + NP + bare infinitive, 即表示“让……做……”。其中, 第 1 类占比最高, 第 4 类占比次之, 第 5 类占比最少。这一研究结果与张莎 (2011) 的研究结论不无差异, 该研究认为“中国学生更喜

欢用 make sb/sth + 动词”原型结构, 而本族语者更倾向于 make sb./sth. + 宾语补足语结构”。

这三种高频使用的类联接, 在句式上相对较简单, 也较容易掌握; 其他种类联接句式较为复杂, 使用频率极低。这意味着学习者在此方面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下图 2 展示的是相邻年级之间三种高频类联接使用的发展趋势; 表 4 展示的是高频类联接使用频率的卡方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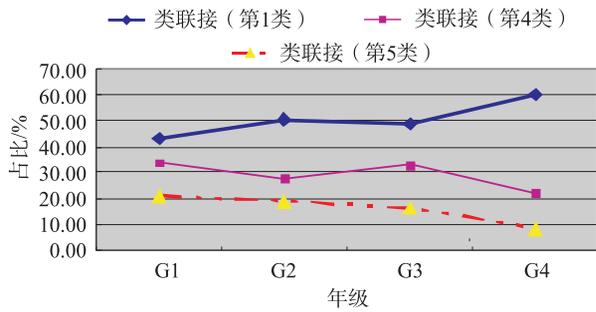


图2 make三种高频类联接使用趋势

表4 高频类联接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G1 ~ G2	G2 ~ G3	G3 ~ G4
类联接 (第1类)	0.00014	0.53	0.031
类联接 (第4类)	0.00073	0.0069	0.027
类联接 (第5类)	0.1500	0.1048	0.0430

从图2和表4可知,这三种类联接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具体表现为:类联接(第1类)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大一到大二增长显著,从大二到大三虽有降低但差异并不显著,而从大三到大四又呈增长趋势;类联接(第4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大一到大二是显著下降,大二到大三是显著上升,大三到大四又显著下降;类联接(第5类),大一到大二以及大二到大三,变化较小,大三到大四则显著减少。

下列图3和表5,呈现的是句式比较复杂的三种低频类联接的发展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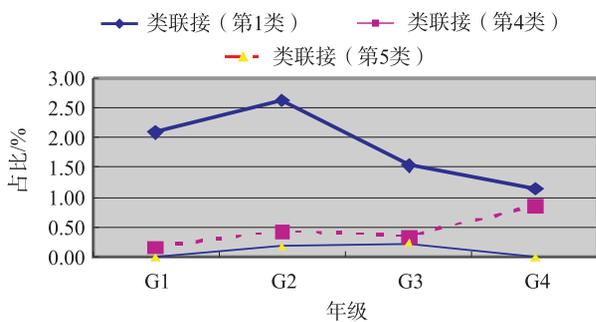


图3 make三种低频类联接使用趋势

表5 类联接(第2类)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sup>①</sup>

阶段	G1 ~ G2	G2 ~ G3	G3 ~ G4
卡方检验 p 值	0.4200	0.1030	0.0000

<sup>①</sup>由于类联接(第3类)和类联接(第6类)在某些阶段出现的频数太低,不适合用卡方进行检验,因此,仅列类联接(第2类)的检验结果。

从图3和表5可见:类联接(第2类),即表“……是如何制造”,其使用频率的情况是:大一到大二以及大二到大三,这两个阶段的变化均不明显;大三到大四则呈显著下降态势。类联接(第3类),即表“为……制作”或“做……”,虽从大二到大三其使用频率略微降低,但总体上仍呈增长趋势。类联接(第6类),即表“……被迫做……”,仅见于大二、大三,其使用频率呈略微上升趋势,而在大一、大四均未发现使用情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类联接内部的发展特点,除了对上述6种类联接的频数和比例进行统计之外,还对三种高频类联接中结构相对比较复杂的类联接形式加以统计,如类联接(第1类)中的被动语态以及类联接(第4类)中的make + it + adj + to do等型式。这里将之与低频类联接合并,统称复杂类联接。下文所列图4展示了复杂类联接在一大一到大四阶段的使用情况和比例趋势,表6则展示了其卡方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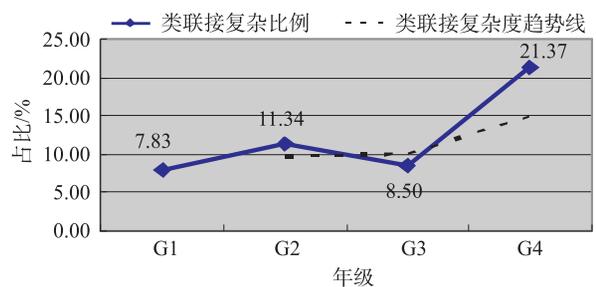


图4 复杂类联接比例趋势

表6 复杂类联接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G1 ~ G2	G2 ~ G3	G3 ~ G4
卡方检验 p 值	0.0018	0.0270	0.0000

据图4和表6,总体上来看,年级的增长能预示复杂类联接使用的增长,但其间也有一些波动,从大二到大三阶段,复杂类联接的比例呈显著下降趋势。

(三) make 搭配的发展特点

这里主要从高频搭配词、所涉及的义项数与比例、虚化用法搭配词等三个方面来加以

探究。

1. make 高频搭配词的发展特点

由表7可见, 从大一到大四阶段, 学习者所使用的与 make 相搭配且频率居于前10位的搭配词。

表7 与 make 相搭配位于前10位的搭配词

语料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第4位	第5位	第6位	第7位	第8位	第9位	第10位
G1	use	progress	friend	contribution	up	effort	decision	money	living	sure
G2	use	contribution	friend	effort	decision	money	progress	up	card	sure
G3	use	decision	effort	contribution	choice	up	money	profit	progress	friend
G4	card	from	use	decision	friend	effort	choice	contribution	regulation	rule

从表7中可以看出: 四个年级学习者使用的高频搭配词比较一致, 共同使用到的高频搭配词, 大一到大四有5个、大一到大三有8个、大一到大二有9个。由此说明了高频搭配使用具有稳固性特征。

2. make 语义项的发展特点

通过分析发现, make 涉及了以下10个义项:<sup>①</sup>

(1) to cause sth to happen, or cause a particular state or condition

(2) to produce something, for example by putting the different parts of it together

(3) used with some nouns to say that someone

does something

(4) to cook or prepare food or drink

(5) to earn or get money

(6) to be successful at sth

(7) to cause a mark, a hole etc to appear

(8) to have the qualiti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a

particular job, use, or purpose

(9) phrase

(10) proverb

由表8可见, make 在四个年级学习者使用过程中所涉及搭配词语义项的比例情况。

表8 各个义项的占比

%

语料	义项(1)	义项(2)	义项(3)	义项(4)	义项(5)	义项(6)	义项(7)	义项(8)	义项(9)	义项(10)
G1	51.64	3.28	41.64	0.16	3.52	0.08	0.08	0.00	6.89	0.90
G2	44.40	5.71	35.76	0.22	3.39	0.76	0.09	0.36	7.53	0.98
G3	47.20	3.03	36.66	0.11	6.39	0.11	0.00	0.00	6.17	0.34
G4	30.83	17.50	37.50	0.83	1.67	0.83	0.00	0.00	10.00	0.83

从表8中可知: 与类联接相似, 整体上看各个年级学习者对 make 义项的使用也是不均衡的, 主要集中于义项(1)和义项(3), 即“使役用法”和“虚化用法”。这和既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张淑静, 2002)。不过, 这两类高频义项仍有其不一样的发展轨迹, 下文所列图5与表9对此予以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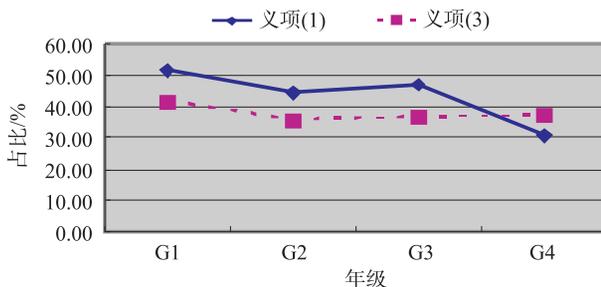


图5 make 高频义项的使用趋势

<sup>①</sup>本研究按照所占比例高低将义项进行分类, 义项(1)、义项(3)为高频义项; 义项(2)、义项(5)、义项(9)为低频义项; 义项(4)、义项(6)、义项(10)为稀少义项。由于义项(7)和义项(8)只零星出现在大一、大二, 不具有统计意义, 此处忽略不计。

表9 相邻年级之间高频义项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G1 ~ G2	G2 ~ G3	G3 ~ G4
义项 (1)	0.0000	0.1680	0.0010
义项 (3)	0.1840	0.6640	0.9370

由图5与表9可知：使役义项的使用，从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虽然从大二到大三并无显著变化；而在虚化类用法方面，相邻年级之间有所变化，但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其变化并不显著，即在轻微波动中保持稳定。如下所列图6和表10，展示了低频义项使用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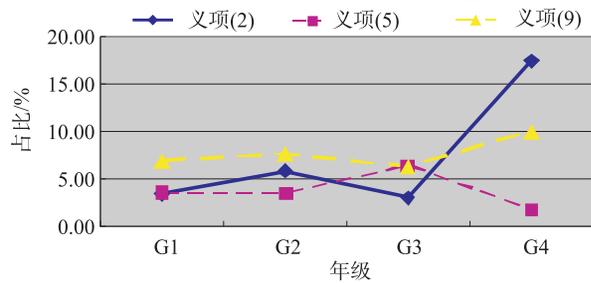


图6 make低频义项的使用趋势

表10 低频义项使用频率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阶段	G1 ~ G2	G2 ~ G3	G3 ~ G4
义项 (2)	0.0019	0.0024	0.0000
义项 (5)	0.9103	0.0002	0.0620
义项 (9)	0.5267	0.2057	0.1644

结合表10可知，低频义项呈现出复杂的发展特征。义项(2)，即表“制造”这一义项，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大一到大二显著增长，大二到大三显著下降，大三到大四又是显著增长；义项(5)，即表“挣得、获得钱”这一义项，大一到大二的变化不显著，大二到大三显著增长，大三到大四的变化也不显著；短语义项(9)的使用方面则相对比较稳定，三个阶段的变化均不显著。稀少义项的发展趋势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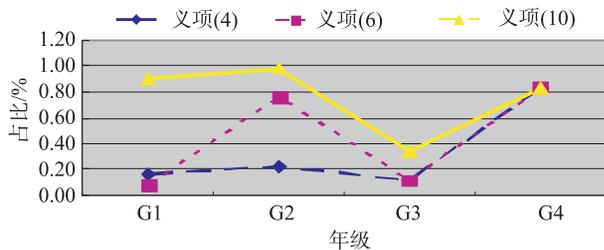


图7 make稀少义项使用趋势图

图7反映出这三种稀少义项的共同发展特征：大一到大二呈上升趋势，大二到大三则下降，而在大四时期又上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略有差异。

3. make 虚化类搭配名词的发展特点

为进一步了解 make 的虚化类搭配词的特点，单独对此类搭配词进行分析统计，并从偏误率、复杂度、丰富度等三个维度加以考察。统计时，均按照类符数进行计算。

在偏误率方面，根据直觉划出疑似偏误词，然后将其输入 SKELL、COCA 语料库中进行验证，两个库中均找不到相关例子的词便可视作为搭配偏误词。在词汇复杂度方面，使用 Nation 学者开发的 Range32 软件将虚化类搭配词进行统计，将其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最常用的 1000 词；第二类是次常用的 1000 ~ 2000 词；第三类是 2000 词以上的词 (Byond - 2000 值)。然后，计算各个子库 Byond - 2000 在所有虚化词中所占的比例，比例越高，其复杂程度就越高。在词汇多样性方面，采用的是搭配词类符与形符之间的比例。比例越高，多样性就越高。图8、图9、图10反映了三者各自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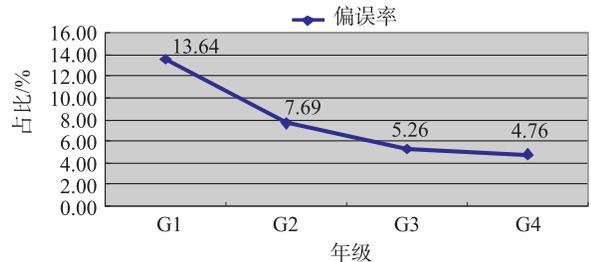


图8 make虚化类搭配词偏误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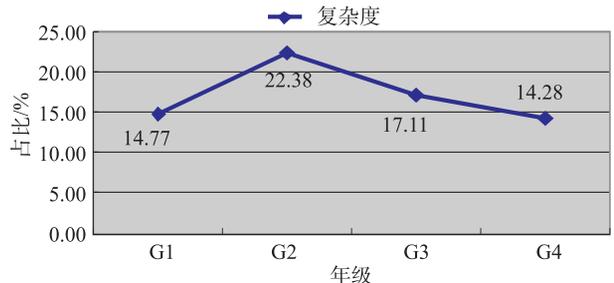


图9 make虚化类搭配词复杂度趋势

从图8可知，虚化类搭配词偏误率呈下降趋势，但各个阶段下降的幅度不一，大一到大二，下降幅度比较大；大二到大三以及大三到大四，下降的幅度则比较小。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

者对虚化类搭配的使用准确度总体上升。从图9可知, 在复杂度方面, 大二的学习者表现最好, 此后则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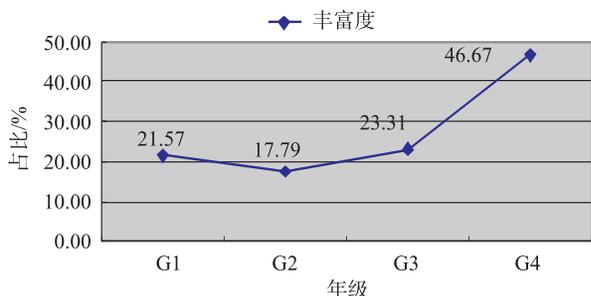


图10 make虚化类搭配词丰富度趋势

图10反映了各个阶段学习者在搭配词丰富度方面的不同特点: 大一到大二略有下降, 大二到大三略微上扬, 大四的上升幅度则比较大。

#### (四) make 近义词网络的发展特点

根据 Read (2004) 的词汇知识发展三阶段理论可知, 词汇发展的第三阶段涉及在目标词与语义相关的其他词(如近义词)之间建立联系并形成语义网络。在此, 运用网络在线检索工具 Wordnet Search 3.1 提取学习者涉及的 make 所有义项的近义词41个和词组15个, 然后在G1、G2、G3、G4中搜索, 结果见表11。

表11 make 近义词网络拓展情况

语料	G1	G2	G3	G4
近义词数/个	38	47	48	37
占总数比例/%	67.86	83.93	85.71	66.07

从表11可知, 从大一到大二阶段, 近义词网络拓展增长较多, 大三比大二略有增加, 而大四阶段则大幅下降。

### 三、结论与启示

#### (一) 结论

本研究从动态系统的角度, 考察了大学英语专业四个年级的学习者在虚化动词 make 使用频率、类联接、搭配词、近义词网络拓展等四个方面的发展变异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 make 的使用频率上, 从大二到大三阶段呈显著降低, 这表明学习者在这一阶段减少了对

常用虚化动词的依赖, 但这一变化特征在其他两个阶段表现还不甚明显。

2. 在类联接方面, 四个年级学习者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 各个类联接的使用不均衡, 占比最大的是意义为“制造、实施”的 make + 名词这一类联接, 其次是意义为“使……怎样”的 make + 名词 + 形容词或名词, 位于第三的是意义为“让……做……”的 make + 名词 + 动词原型这一类联接; 而句式较为复杂的意义分别为“……是如何制造的”“为谁制作或做……”以及“……被迫做……”, 这三种类联接的使用频率非常低。此外, 各种类联接还呈现出不一样的、非线性的复杂发展路径。其中, “make + 名词”“make + 名词 + 名词”这两种类联接在波动中上升; “make + 名词 + 形容词或名词”“名词 + be + made + of/from/out of”在波动中下降; “make + 名词 + 动词原型”一直呈下降趋势; “名词 + be + made + to do”则先持续上升再急剧下降。学习者使用复杂类联接的比例则是在波动中上升。

3. 四个年级 make 的高频搭配词变化不大, 相对比较稳定。在义项的使用方面呈现出与类联接类似的发展路径, 其间的共性是: 义项使用不均衡, 主要集中于使役项和虚化项, 使役项所占比例最大, 虚化用法次之, 但在这四个年级中使役项的使用在波动中下降, 而虚化项的使用则是在波动中保持着稳定。此外, 低频义项和稀有义项均呈现非线性的、复杂的发展态势。随着年级的增加, 学习者在 make 虚化类搭配词的使用偏误率逐渐降低, 但搭配词复杂度的发展却呈非线性的下降趋势, 丰富度则是在波动中上升。

4. 在近义词网络的拓展上, 大一到大二阶段增长较快, 大三增长缓慢, 而大四却急剧下降。

#### (二) 启示

综上所述, 虚化动词 make 内部的各个维度或变体, 其动态发展呈非线性特征, 且不可预测。词汇的教学可从中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教师应正确对待学习者在词汇学习中出现的偏误、停滞或倒退等现象。动态系统理论业已阐明, 语言的学习是非常复杂的, 其发展路径往往是非线性的、不可预测的。在通常情况下, 偏误、停

滞甚至倒退其实是词汇发展的必经阶段。对此,教师应正确引导,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打破停滞或倒退的状态。

二是在教学中应培养学习者一词多句型、一词多义以及构建语义网络的意识。让学习者意识到仅仅掌握词的一两个对应语义或句型是远远不够的。词汇量的增长,不仅是增加生词量,还应注意对原有词汇的句型、语义、搭配、近义词语义网络的拓展,等等。

三是在教学中采用适当的教学干预,让学习者多分配一些认知资源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词汇的内部子系统中,促进这些子系统的发展。例如:教师可设计“找句型、找义项、找搭配、找近义词”“摘录句型、搭配、近义词”“填空”“句子改写”“造句”“连句成文”等多样化的练习活动来复现那些比较复杂的句型、义项、搭配以及近义词。此外,教师也可利用网络上集视听说看多模态为一体的语言体验资源,设计多模态的词汇练习,如,兼有游戏、视频、文字的词汇输入练习,以及视频辅助复述、影视配音、歌词比赛等词汇输出练习。

#### [参考文献]

- [1] 卫乃兴. 意义共享与非词语化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5): 17-24.
- [2] 张淑静. 中国英语专业学生 make 的使用特点调查报告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4): 58-63.
- [3] 邓耀臣, 肖德法. 中国大学生英语虚化动词搭配型式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 7-10.
- [4] 廖海燕, 孙蓝. 非词汇化高频动词搭配的组块效应: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3): 40-44.
- [5] 桂诗春. 不确定性判断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虚化动词习得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1): 3-12.
- [6] 张莎. 高频动词经验类型及其搭配型式的语料库研究: 以 make 和 find 为例 [J]. 外语学刊, 2011 (3): 36-41.
- [7] 刘国兵. 中国英语学习者虚化动词 TAKE 词汇型式研究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1 (10): 102-106.
- [8] 唐洁仪, 何安平. 基于写作语料库的 MAKE 使用研究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5): 174-181.
- [9] 胡开宝, 刘静. 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虚化动词 make 的应用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6 (4): 109-114.
- [10] 郑咏滢.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自由产出词汇历时发展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 (2): 276-288.
- [11] 何安平. 英语系列教材的词汇知识发展研究: 动态系统论视角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 (6): 898-908.
- [12] 文秋芳, 梁茂成, 晏小琴.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 2.0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13] 王海华, 周秀娟. 中国英语学习者动名搭配行为的发展特征研究 [J]. 外语学刊, 2009 (6): 59-62.
- [14] THORNBURY S. Natural Grammar [M]. Oxford: OCP, 2004: 82.

(上接第 120 页)

#### [参考文献]

- [1] 齐元涛. 隋唐五代碑志楷书书中的形体混同现象 [J]. 古汉语研究, 2004 (2): 48-52.
- [2]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3]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 [4] 唐兰. 中国文字学 [M]. 影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97.
- [5] 何山. 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96.